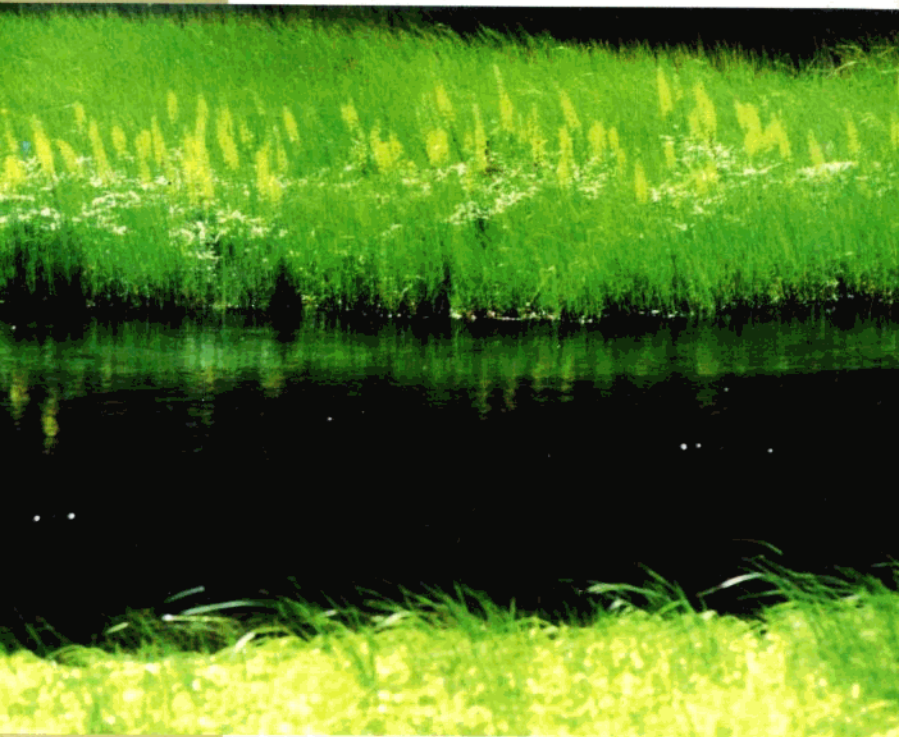


马瑞麟 著
MA RUI LIN

•三峡玉垒丛书•

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
马瑞麟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/马瑞麟 著. - 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1999.10
(三峡玉垒丛书/陈道洪、冉庄主编)

ISBN 7-80099-403-1/I·70

I. 我… II. 马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699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院 3 号楼)

成都拓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印张:4

字数:80 千字 印数:1—1000 册

全套定价:130.00 元 本册定价:7.60 元

芦笛清音贯长虹

——序《我轻轻地吹起芦笛》

穆 仁

一、

马瑞麟和我，与中国新诗结缘都在20世纪40年代，我们出第一本诗集也在那一时期的前后，但中国太大，我们之间的文字交往却是半世纪之后的事了。由于都迷上了言简意赅的微型诗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，我们不自觉地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，虽然至今我们尚未见过一次面，纯全是诗缘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大陆诗坛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现象：一是流派纷呈，百花齐放；二是新老竞唱，各展其长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这一点尤为突出。不仅艾青、流沙河、公刘等唱出了引人瞩目的归来者的歌，崭露头角的新人李钢、傅天琳、舒婷们也呈献了他们色彩斑斓的时代曲，汇成了开放初期生气勃勃的改革大合唱，至今仍是许多新诗爱好

者的美好回忆。

80年代初和艾青一起复归诗坛的，还有很大一批40年代活跃诗坛的老诗人。在八、九十年代他们依然精力旺盛，诗思不竭，新作迭出，引人注目：像山东的孔孚、白莎、塞风，上海的圣野，四川的王尔碑，重庆的沙鸥、余薇野，昆明的马瑞麟……他们都是坚持不事喧嚣，埋头创作，以作品发言，与读者交流，成绩卓著的老诗人。在90年代，当“新潮”已淹没了许多正式出版的诗刊的时候，许多老诗人又坚持办起《玉垒》、《诗之国》、《昆仑诗选》、《琴与剑小诗》、《爱诗者》等民间诗刊，让诗歌不致被封杀、胎死腹中，有一个交流通气的空间。

霸占要津、无原则的吹捧不会使缺乏生命力的诗延年益寿。同样，坎坷曲折也无法扼杀真正诗歌的生机。正是在不断有人惊呼“诗歌濒临消亡危机”的90年代，马瑞麟推出了他潜心创作、内容厚重的诗集《我轻轻地吹起芦笛》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反差，而且是一个意味深长，对当前诗坛不乏启迪的事例。

二、

众所周知，中国大陆诗坛上，长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“号角”与“芦笛”之争。所谓“号角”，指要求诗歌成为集体呼声的代言工具，实质上是强调共性、否定个性，强调诗歌的社会责任、反对诗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（当时称个人情感的表露为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）；与“号角”相反的“芦

笛”，则是强调个性，反对共性和社会功能的。近几十年来我们饱尝了公式概念、空洞干巴的“号角”诗歌之苦，如今又厌倦了琐碎苍白、私人梦呓式的“新潮芦笛”的折磨。在不左即右的折腾中，中国新诗是否有第三条比较正常的路可走呢？马瑞麟的《我轻轻地吹起芦笛》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：这样的路是有的，它的许多芦笛不乏号角情的诗就是证明。世上原本不存在不具共性的个性，必然的共性总是显示在偶然的个性之中，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空的人，思想感情被打上程度不同的社会烙印，同时又以各具个性的目光关注、思考着与他血肉相关的土地与历史，并由此生长出情深意挚的诗歌，恰恰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否则，倒是离则两伤的病态了。

正由于马瑞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，才成就了他的诗视野开阔、想象纵横、清新灵动、深厚耐品的风格。在《抚仙湖情思》、《我轻轻地吹起芦笛》两组诗中如此，在《看云记》中也如此。

三、

如何不断创新以赢得读者，是改进诗艺的永恒课题。然而在解决这一课题上，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却展现出许多误区：有抱残守缺、故步自封的保守派，认为坚持古人章法音韵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，中国读者才会喜闻乐见；也有与此截然相反的新潮派，唾弃一切中国诗歌传统，一心里崇洋迷外，他们认为土典故过时了不值半文钱，而发着霉

臭的洋垃圾却十分新鲜可爱，他们认为创新就是玩新奇，创新就是想尽办法哗众取宠，就是浮萍一样地飘流四海。近些年大陆诗坛怪相百出的过眼云烟，游离社会、背对现实的种种表演，最后剩下几顶自封“大师”的纸帽，一堆山头变幻的纸旗，几声大言不惭的吹牛，一片读者“惹不起，躲得起”的冷漠，为诸如此类的“创新”作了无言的结论。

只有深深扎根于现实与历史的土壤之中，长出来的创新之苗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逃避现实遁入历史的复古主义，游离本土搞“横向移植”的无根浮萍，事实证明都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当代诗潮中这一脱离现实的趋向，除了作者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取舍，也有审美趣味的影响，正如杨扬在《回顾1999年的中国文学》（载2000年1月1日出版的《文论报》）一文所指出的：当年“朦胧诗人……很多诗作的灵感，就是被（西方）现代主义的美学火种所点燃的……这一群体保持着精神上的贵族倾向，鄙视大众的审美趣味。”因此，他们不可能有植根现实与历史的创新，不可能走出脱离群众，无根浮萍的误区，出现以上现象，也是他们必然的归宿。

与以上两种“创新”相反，马瑞麟选择的是一条植根祖国现实与历史的创新之路。诗集中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，就是肯定这一创新之路的最好证明。如《唐诗》：“唐朝的山是诗/唐朝的水是诗/唐朝的日月星辰是诗/唐朝的花鸟虫鱼是诗//唐朝的黄金没有照亮历史/照亮历史的是唐朝的诗。”这是一首植根历史的诗。对中华文化瑰宝的“唐诗”不朽的魅力作了清新而又深刻、单纯而又丰厚的歌颂，意象鲜活，意

境高远，第一小节四行具写唐代风物因诗艺而长存，第二小节两行的概括凝炼而精当。我相信，这首诗必将与唐诗一起为后人传诵。《边城》则是当代和平共处现实的美好表现：“天上飘动着/来来往往的云/地下交织着/粗粗细细的根//界河挽住/两块友好的国土/边城托起/一个辉煌的边魂//这是一首铿锵的律诗/平仄扣紧历史的晨昏/诗眼望着广阔的世界/诗行敞开古老的城门”。诗写得十分雅致，作者匠心独具，由诗的富于时代精神的意境生发开去，把现实的客观景物细节全都诗化了，构成的浓郁文化氛围令人击节叹赏。《夜车》有着更密集的现代生活节奏，却又落入了贴切的人生哲理，因而予人以亲切可味的美感：“黑切割着白/白切割着黑/切割过来切割过去/谁也没把谁切割碎/方向盘仍是方向盘/里程碑仍是里程碑/车灯、星星一路在对着话/灯光、星光是最美的语汇。”《读罗丹雕塑〈思想者〉》以众所周知的雕塑为意象，展开了作者意境中的哲思：“你走不进我的沉思里来/我走不进你的沉思里去/各有一方深深的天地//为了寻找一个生命的支点/不让美学成熟为一种公式/宁让苦思久久地折磨自己”。这种尊重别人和自己独立思考的平等精神，与见高鼻子而匍匐的人身依附心态是迥异其趣的。这一点，与作者志趣自白的另一首《螺丝钉》诗可谓异曲同工：“道路曲折而漫长/脚步稳健而坚定/一生立于不败之地”。除了共有的历史与现实的折光，马瑞麟的诗里还蕴含着一种云南山川特异的美，例如《象脚鼓》：“我总觉得/有一头吉祥的象/正向我走来//我总觉得/有一扇森林之门/正向我敞开//我总觉得/鼓手的手与心/是版纳的江河//我总觉得/版纳的江河/会

不停地流向树海”。……

当代诗评家吕进，曾这样论及新诗改革：方向上应是“中国”的“现代”的，具体作法上应该从“规范自由诗”、“提倡格律诗”、“增多诗体”入手。90年代回族诗人马瑞麟的创作实践，可谓与此不谋而合：他的诗不仅是泛泛的“中国”的，而且是富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区云南地方特色的；不仅是泛泛的“现代”的浮光掠影，而且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时代精神；他的诗作基本上可说是现代格律诗，上引诸作的节奏大体整齐，琅琅上口，易读易记的韵脚可为例证；他热心探索新的诗体，1998年他出版了极具云南风光特色的微型诗专集《云雀集》，为新出的微型诗体增添了一片亮丽。

马瑞麟在新诗创新上取得的注目成就不是偶然的。

四、

马瑞麟的新诗集还照亮了被某些人有意无意抹煞的，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的一个罕见景观：值得注意的“老而不衰”的诗人们。

虽然古来就有“诗歌从来与青春结伴同行”的总结，虽然如今也不乏“七老八十就不该舞文弄墨”的诅咒，却谁也无阻阻止这一现象的产生：在一些未老先衰的“诗人”旁边，活跃着不少“老而不衰”的白发诗人。

证明“诗神的青春决定于心灵的不老，而不全决定于生理的年轮”的，不是想当然的感情，而是众目睽睽的事实：年逾七旬的沙鸥，在临终的病床上还在捕捉诗的灵感；40

年代开始写儿童诗的圣野，90年代创作的《芝麻花开》仍闪着晶莹的童心；孔孚在晚年才举起“中国第一本现代山水诗”的大旗，白发王尔碑至今仍汨汨不止地流着雪山清泉般的清新……眼前马瑞麟又以他的从容、悠远的凝重，送来这阵阵行将穿越新世纪的芦笛，作出新一页的证明。

这现象标志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？表现着时代激情的大气磅礴？或只不过源于特殊个人的福至心灵？——且留给后来者去探索吧，让我们先祝福老诗人们的长寿康宁！

（2000年1月22日，重庆）

目 录

芦笛清音贯长虹

一序《我轻轻地吹起芦笛》……………穆 仁（1）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……………（1）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
心 曲

中 国

界 碑

国 徽

春 天

唱起国歌的时候

人民英雄纪念碑

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》

世博园行吟……………（6）

花 钟

灵 灵

华 表

水 景

滇西雪域图……………（9）

雪 线

冰 川

雪 崩

冰 峰

雪 原

北 风

冰雪世界

读孙髯翁大观楼长联…………… (14)

读杨升庵《南诏野史》…………… (15)

读朱德赠映空和尚诗…………… (16)

读郭沫若《游黑龙潭》…………… (17)

读罗丹雕塑《思想者》…………… (18)

读《故乡之歌》

——致台湾诗人台客…………… (19)

长 河

——读李树江《回族民间文学史纲》…………… (20)

读《诗的沉思·序》

——致诗人魏绍枢…………… (21)

读《杜文秀帅府秘录》…………… (22)

读杜文秀《古兰释义八千题》…………… (23)

屈 原…………… (24)

题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…………… (25)

烧焦的树…………… (26)

唐 诗…………… (27)

枯叶蝶…………… (28)

都江堰…………… (29)

玉垒山…………… (30)

边 城	(31)
西北行	(32)
夜 车	(33)
马戏团	(34)
寄	(35)
晚 点	(36)
肩周炎印象	(37)
悟	(38)
晴 空	(39)
为道漠画像	
——道漠八十大寿赠诗	(40)
诗 卡	
——致诗人邓文国	(41)
寄塞上	
——答回族诗人贾羽	(42)
[附] 贾羽:《不老的边城——敬赠回族诗人马瑞麟》	
——敬赠回族诗人马瑞麟	(43)
寄 北	(44)
听《小河淌水》	(45)
花 灯	(46)
牛虎案	(47)
山 恋	(48)
春 雷	(49)
故 乡	(50)
梨 树	(51)
蜻 蛚	(52)

彩 虹	
——答阿拉伯友人	(53)
昙花与流星	(54)
恐 龙	(55)
历 史	(56)
海 啸	(57)
地平线	(58)
瑞丽江	(59)
昨 天	(60)
猎 归	(61)
新 月	(62)
芦 笛	(63)
野 店	(64)
斑 鸠	(65)
鸬 鹚	(66)
独 舞	(67)
站 台	(68)
给 妻	(69)
长春藤	(70)
断 章	(71)
南极石	
根 雕	
山核桃	
叶子花	
雷雨之夜	
读米勒油画《拾穗》	

乡 情	
故 乡	
松 涛	
鹭 鹭	
山 鹰	
画 眉	
叶 笛	
云南云	
沈从文墓	
石 狮	
变 脸	
螺 丝 钉	
骗 子	
西双版纳诗笺	(76)
凤尾竹	
葫芦岛	
野象谷	
界 河	
蔡希陶	
怕西傣寨	
景洪印象	
赞 哈	
橡胶园	
象脚鼓	
抚仙湖情思	(83)
听 涛	
波息湾	

夜宿渔村

浪

笔架山

湖 鸥

渔 韵

网

沙 滩

抗浪鱼

湖的性格

盛

城

渔 火

风 浪

晨 雾

象鼻岭

尖 山

孤 山

月 夜

禄充村

渔 歌

渔 村

渔 姑

鱼 街

湖与河——答诗人 H

看云记..... (94)

马瑞麟出版著作目录..... (108)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
我轻轻地吹起芦笛
在遥远的边疆走来走去
心上奔泻着激情的瀑布
一路沸腾着苦苦的相思
尽管边疆离北京很远很远
天安门却日夜屹立在我心里
我不知亲爱的北京
能否听到我的笛声
我不知我的歌溪
能否流进金水河去
我的笛声
虽然拙劣但却真挚
它是我和我的民族
献给祖国的心曲

心 曲

一千个夜晚